第一站

其一

    风的故乡坐落在沿海，即便紧闭房门都能嗅到无处不在沁入地板与房屋之中的海盐气息。这是他每次前去大学时都要洗澡的原因之一。今日也是如此，大学即将毕业的他在提交论文之后便无所事事地回到了故乡，并非是学校坐落的城市无趣，而是那边充斥着太多令人头昏脑涨以及繁琐的现实性事物。与之相比，自己早就看得厌烦但时不时会撩拨起伤感情绪的故乡才是最好的选择。

    习惯性冲了个澡后，他来到家门口的长椅上靠下，静静凝视着不远处的防波堤，以及人群稀疏的海滩，偶尔有老人遛着狗从面前经过，象征性地打个招呼，或是有为了保持体形的青年男女们佩戴者他从广告上看到的电子器械快速奔过。对此，他像凝视夏季蚊虫的轨迹那样追踪者他们消逝的轨迹，并被一旁坐下的熟悉背影所吸引。

    “毕业打算做什么？”询问此问题的是居住在自己隔壁的叶，他身上总是有那么一股令人心情愉悦的芬芳，类似童年时期经过沿海的蛋糕工厂时所嗅到的蜂蜜与糖果味道相似。风每次和这位友人坐在一起聊天都会下意识地嗅到自己身上的气息，就像之前从未注意那般迅猛地如动物那样开阖鼻翼。

    这是他经常洗澡的原因之二。

    “回到这里当老师。”风说道，侧过头转向建立在山脉旁的建筑群落，“还要再培训一段时间，但估计和大学里实习的感觉没什么不同。结束后就在这个地方终老一生吧。”

    “你父母真的是很开明。”从叶点头的影子看不出他是否包含了羡慕之情，“我家人说好不容易考上了都内的大学，在那边继续生活下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公司？”

    “是的。”

    “挺好的。”风点着头，低头看着胳膊上的手表，“这样，我们去旅行吧。”

    “和我想的一样。”这次叶的声音中总算透露出了些许喜悦。

收拾长途旅行所需的行李，制定规划的路线所花费的时间同两人所预料的没什么不同，加之这是位于大学毕业和找工作罅隙中的空闲时光，他们除了童年的寒假暑假能这样窝在谁的家中不去考虑未来的所有，只要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出行的计划比预计还推后了几天，因为风时不时会捧着书籍看上个半天而忘记了接下来打算去的方向，叶看到房间中狼藉的书籍也只能抱以叹息，草草收拾后便回家休憩。

    准备妥当后，风去市场租借了一辆面包车，以存放叶超出普通人几倍的行李，同时储备旅行中随时可能消耗光的汽油，还有维修所用的大致器械，以备不时之需的食物和药物。将车辆塞得满满当当之后还留下了能让两三个人躺在其中休憩安眠的空间。

    “你现在不换衣服吗？”再度将车辆检查了一遍的风看着穿着白衬衫以及灰色长裤的叶，凌乱的头发同记忆中清爽整洁的好友判若两人，“还是说等到车上再换？”

    “车上吧。”叶拖着一个行李箱坐上了车，右手紧紧地放在密码的拨盘上，“你没什么漏的吧？”

    “就算有，什么地方都能购买的。”风发动了汽车，在地图上的海滨，也就是他们的故乡上画了个黑色的叉后便将注意力放在了宽敞马路之上。接下来的目的地约莫离这里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之远，那是他们童年时期经常听闻的某个传说的发源地。如今却正在被都道县讨论是否要作为旅游景点开发，为此，他们想要在这片年幼时期经常游玩的蛮荒之地被现代工业覆盖之前再度回味一番。

    “车窗是我特意挑选，外面什么也看不到。”风从回忆中脱离，抬头看着后视镜的倒影中犹豫不决的叶，“这条路平时也不会有什么人，你放心就好。”

    “谢谢。”

    “何必。”风摆了摆手，继续看着前方道路的同时抽出一丝注意力放在后视镜上。叶也瞥见了他的目光，露出不为外人道的笑容后打开了箱子，从中取出支架放在一旁的箱子上，并小心翼翼地收拾起因为移动而有些变化的衣物。最终，他从行李箱的最底部拿出被塑料布与发网紧紧包裹着的黑色长发，脸上露出不无凄苦与开怀的笑容，并感激地看向逐渐放慢驾驶速度的风。[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风从小就知道叶最为纯粹但也最难以实现的梦想，成为一个女孩。这是他在夜晚想好冒险的计划偷偷从后面溜出，从狗洞中爬到叶的房间，轻声敲门想要分享这一远大计划之际发现的，却听到了房间之内仓皇的收拾和跌到的声音，最后打开大门时他看到的是用丝巾缠绕着头，并穿着其母亲衣物，满脸通红浑身是汗的叶。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但也得益于年幼时的健忘心性，他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角色扮演，也将这事当做再寻常不过的日常。

    随着两人的成长，风才渐渐明白自己这位好友并非是喜欢角色扮演，而是发自内心地想要成为女性。许多个共同复习或是玩耍的夜晚，叶都会多多少少吐露一些他难以理解的话语。这些内容大多数要等到他进入大学读了心理学的专门课程后才一点点醒悟。而在青年时代，他所作的便是在一旁倾听，并在需要帮助时打足够的掩护。亏得如此，叶的秘密保守了十来余年一直没有被双方的长辈所得知。叶的父母只不过认为自己的孩子非常喜欢钻研戏剧，并在上面花费了诸多的功夫。加之学习成绩优异，功课不错。周围人也没有什么风言风语的评价，他们印象中自己的孩子也始终那么成熟懂事，与邻居和同学相处融洽，便放任式管理，直至今日。

    敞开的车窗吹来淡淡的海风气息，于车厢内回荡时也带来了护发精油的味道。风发现自己在下意识的回忆中又让车辆安全地行驶了约莫几十公里。此时后视镜中的叶已经穿上了女性的衣物，在遮掩了自己身上的男性特征的同时又有着足够的身材显露，不像是网络上看到的那种三四十岁风格的中老年女性。确认服装适合后开始小心地在脸上妆点起来。同参加戏剧部并为了打了多次掩护的风再度放缓了车速，并略带祥和感地瞥视着叶脸上的男性特征被修饰覆盖，待最后定妆散粉轻拍结束后，他小心翼翼地捧起假发，面对着不知何时支撑起的镜子戴起了假发，开始最后的梳理。

    “很漂亮。”风确定她一切的重要物件都搁置完毕后提升了车速，暖风使她的发丝在空中如精灵一般舞动着，随着她技术的娴熟，他确信如若自己以后在街上同她擦肩而过时也定然无法认出这是陪伴多年的老友。

    “谢谢。”此时他所听到的，是对自己而言另外一种颇为熟悉的，属于女性的磁性声音，“不过你是怎么想到把神社作为我们旅行的第一站的呢，那个地方不是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会前去一次吗？”

    “想到而已。”风减缓了车速，周遭的道路开始变得坎坷不平，偶尔还有野生的动物伫立在道路之中，用毫不胆怯的目光凝视逐渐驶向自己的车辆。唯有风用略带焦躁的手掌鸣笛时才会快速奔走。随着他们逐渐靠近神社，道路也变得陡峭，不再适合车辆前进之际，两人只得下车，换上了便于行动的运动鞋行走在硌脚的山路之上。

    “穿着这样的衣服来这里真的是第一次。”叶搀扶着一旁参天蔽日的粗壮树木，小声地喘着气，偶尔来到此处的和风吹过她的白色裙摆，使风得抬起头专心注意前进的道路上是否还有其他的阻碍，“带着其他的鞋子来实在是个好决定。”

    “作为第一站也是最好的。”风捡起地上的树枝，去掉尖锐的枝丫递给了叶，“如若是我们旅行归来再来这里参拜，那估计早就被无穷无尽的挖掘机或是路障遮挡，就算没，我想长途旅行归来的我们也没多少心情和精力再爬山吧。”

    “说得也是。”有了拐杖的叶走起路来也顺畅了许多，而行走在前时不时回过头的风则是在强风吹拂下不经意地将视线落在叶的双腿之上。就以那光洁的模样来看，他倒是得知了为何出发前，以及整个春季都穿着厚实的长裤的原因了，“你说，我的这个喜好会不会和从小和这个神社的故事有关呢？”

    “会有那么些许关联吧。”风沉吟道，他们所居住小镇的周围的这座神社所供奉的神不算非常正统的神，但在亘古至今的泛灵论的背景之下倒也显得不是那么奇怪。无非是一千多年前左右的平安时代，战火延绵，灾祸不止。愚昧的古代人们派出了大量男性打仗，用女性祭祀山神，但最终一事无成。最终让村长的最小的，且还青春期的儿子穿上了巫女的服饰，作为最后的一场祭祀。

    也许是巧合，也或许是无处不在的神灵庇佑，亦或许是那位少年不想看到人们的悲伤。战火终熄，灾祸也悄然消逝。也亏得他是村长的儿子，每到他的忌日，人们都会带上足够的祭品，并送他的人偶来到山前。久而久之，如此的传统便到了今日，偶尔的节日上还会让人扮演相关的戏剧，以纪念这个可能只是传说的故事。

    “你扮演过那个男孩，对吧。”风拉着叶的手走上高而陡峭的阶梯时问道。

    “是的，但有些不同。”叶答道。

走上最后一级台阶，看到那在多年风雨和岁月中飘摇的小神社后，他们不禁神清气爽。初春的早樱业已绽放，与周遭宛若流动的绿相得益彰。身旁潺潺流动的溪水传出的轻快之声，与林间轻吟的风融成此处独有的风物诗。正当两人想要前去参拜之际，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了樱花树下，像是他们刚刚讲述的故事脱离了语言与时光的束缚，并在这里寻觅到了最后的休憩之处那样化成了实物。

    一位身着和服的少女这样静静依靠着樱花树，闭上了眼睛在沉睡。偶有微风吹拂，使一旁的樱花在起舞后悄然落在她那粉嫩睡颜上。也许是两人的脚步惊醒了她，也或许是花瓣的飘落使其醒来。

    最令他们迷惑的是，那位少女苏醒来的瞬间呼喊出的名字是他们最为熟悉的：

    风的名字。